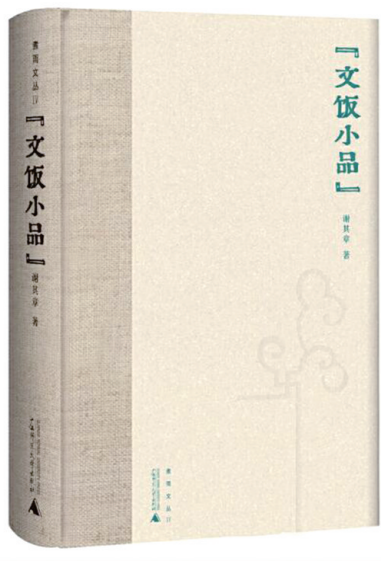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藏在民国报刊里的光华

——读谢其章《文饭小品》

刘敬



《文饭小品》
谢其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饭小品》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作者是我国知名藏书家谢其章先生。同先前出版的《搜书记》《玲珑文抄》《书蠹艳异录》等二十余部著作相类，此书亦是谢先生于其“老虎尾巴”书窝对所藏书刊精心校勘、考证、辨伪并勤于撰述的“战果”之一。文章虽长短不拘，随心随性，却有一条明晰的主线串联其间，那就是对民国报刊的收藏与研读，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具，令人眼界大开，欣然忘忧。

坦白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素以“书虫”自诩的我，对“藏书家”这一称誉，多少还是有些心存“鄙夷”的。因我暗忖，书刊的生命恰在于其流动性，在于作者（编者）与读者间的心有灵犀，知音偶遇，却非购而藏之，束之高阁，甚或待价而沽，以谋厚利。然而，涉猎日久，胸襟渐阔，似才了悟“小丑竟是我自己”。正如谢先生所说，“有些人的书房就是一个装饰，但真正的书房是要使用的，不仅要用来藏书，还要用来读书，这才是真正的书房，是使用中的书房”，其对书的喜爱和痴迷，不仅体现在不惜千金买书刊，自家“书窝”终成“书山”，更体现在孜孜矻矻而又乐此不疲地寻、藏、研、写等与书刊相伴的过程中。吾亦尝闻止庵先生“买书如沽酒，读书似闲酌”，今则“亲见”谢先生“以文为饭”，捧读之下，惟余叹服。

据言，有个网络小调查，说假如真的可以“穿越”，你更愿意回到哪个朝代？结果是，绝大多数受访者更向往唐宋时期。个中缘由，似乎动动脚趾头也能想得出来。但我想说的是，若让谢先生来选择，他定然会毫不犹豫地挑中“民国”。事实上，民国确是大师辈出且又个性独具的时代，而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恰又

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且不说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们的学术贡献，单就文学创作、书刊出版方面而言，鲁迅、张爱玲、邵洵美等文人身上皆闪烁着无可比拟的时代光辉。此书中，作者即将更多的笔墨、更多的情感、更多的乐趣融集于民国文人与民国报刊，从书刊收藏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别样风采——君可知，《大众》《良友》《天地》……这些传说中声名远播的民国刊物都是什么模样？而它们在组稿、编印、出版前后，又有着怎样的波折、精彩与传奇？君可知，是谁撕了张爱玲的《天地》？而“作为超级张爱玲粉”的谢先生为什么又偏称“张爱玲的灵魂，依附于民国刊物的光华之上”？之于邵洵美，这位和徐志摩共享“诗坛双璧”之誉的“第一等大人物”，作者缘何会“越写越觉得心中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子不平之气，人世和世道亏欠邵洵美太多”？……作者精研深究，兀兀穷年，一若诗人臧克家对闻一多先生的描摹，“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然后，将满腹的经纶、全新的发现以生动幽默、通俗浅白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你我在轻松愉悦中，初步明晰这批旧书旧刊的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等，于“故纸堆”中作一次精神还乡……

“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东西，一定会便宜一个不相干的人。”作者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如此笑谈，“收藏者那么喜爱、那么辛辛苦苦攒来的东西，到最后怎么办？别人都替你可惜。但你要豁达点，想开点。乐趣这东西是无价的，是冷暖自知的。”其对藏品“最终归宿”所持的观点与态度，竟是这般真诚，这般宏放，这般旷达，让人讶异之余钦服有加。是的，收藏也得讲求一个缘分，可缘聚缘散终有时，放眼望，人生一世，悲喜皆若浮云，惟乐趣是无价的！“快乐地、任性地过好现实的每一天”，这是作者对自己，也是对同好、对读者所说的心理话。

此外颇值一提的是，书中插图多为作者私藏报刊的书影，是其倾情奉献的独家资料，诸如《作家》杂志所出“哀悼鲁迅先生纪念特辑”，几乎期期有张爱玲作品的《天地》、小巧玲珑的《万象》等等，让有缘亲睹的你我得以充分领略并感受民国报刊与文人学者的别样风采与无尽芳华。

经典重读

静心品读“乡下人”

——读沈从文《生之记录》

张正

这是一本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读的书。否则，品不出什么味道，甚至还会觉得有些生涩。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很多，有时间久远方面的，有地域悬殊方面的，更主要的，我想，应该是其风格迥异的叙述方式。沈从文，这位一辈子自称是“乡下人”的现代文学大师，他叙述的状态是恬静的，许多时候，他的写作，像是一位孤独者在自言自语。他用文字在讲述湘西的风情，不像是讲给别人听，倒像是讲给自己听。

沈从文的散文，一味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他是反对“把文学附庸在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理名义下”的，他认为，“用文学说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了。”他坚持文学的纯艺术性。在《女难》一文中，他声称：“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读他的散文，在心气浮躁的情况下是无法沉浸于其中的，必须安静，再安静，只有静下心来，我们才能从他笔下光怪陆离的湘西“现象”中明白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原来他要告诉我们的，关乎人生，是经艺术的网滤过的人生。

因为那种强烈而自觉的艺术性，沈从文的一些散文看似纯净，却很难让人真正读懂，很难让人准确把握他的情绪和思想。而且，看一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越是年轻时的作品，大多越难理解，这不由得使我作出这样的推断：作者以年轻的眼睛看世界，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是飘飘忽忽的，在“艺术性”的华美外衣下，他传达给我们的，自然是一种懵懵懂懂的隔着雾纱的感觉。在人生这个大课题面前，谁又能真的懂呢。所以，读《生之记录》《水云》等具体篇目，我这个不专业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有点像是在读鲁迅的《野草》，迫切需要有几行注释，一些解读。或许，我读沈从文，就像沈从文读湘西，都是一本永远读不透的大书。

沈从文主张文学离政治远一点，同时，他一向自称是“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这种回避，有时是苍白无力的。就他的人生而言，是文学的，

是艺术的，但他的坎坷的经历、多舛的命运，又几时真正脱离了政治的影响？政治是最现实的社会生活，作家是永远无法完全回避的，就算是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也同样不能够。对湘西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是他最初的情结，是他刻骨铭心的“初恋”，是他创作的不竭源泉，但面对火热的现实生活，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在写作于1957年5月的《新湘行记》末尾，大师终于作了自我“检讨”：“对于乡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式样。至于正在风晴雨雪里成长，起始当家作主的新人，如何当家作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这样的话，仍保持着一个“乡下人”的可爱与真诚，却不能说与政治还保持距离了。

沈从文的文字，一度被批评为是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因而在书市上、在各种作品选中并不多见，但评论家、政治家的种种观点阻止不了普通读者对真、善、美的阅读需求和欣赏取向。沈从文的文字，沉默一段时间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终于重新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连他的出生地湘西凤凰，也因他的文字，成为许多人慕名前往的旅游胜地。他的文字，我年轻时读得少，更没有系统读过、专门研究过，因为那时的心境不适宜，怕下那样的慢功夫，尽管他的许多文字，是他年轻时候写的。现在，我自己须发见白了，也有了一点所谓的人生体验，我特别渴望能有机会与一位位大师级的长者交流，倾听他们的人生感悟。这一点，沈从文无疑是非常适合的。只是，有时候我自己的心思还不够寂静，他说明白了，我未必能听明白。我需要安静地读。

